

T5362/2113(16)

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集後附錄

目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程洛水

制 詔 狀 誌 傳 記 啓 序 帖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議大夫制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奉大夫制

賜程秘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

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

公墓誌

縣志傳

郡志傳

一統志傳

休寧縣修學記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賀程內翰冬啓

賀程內翰知郡啓

贈梅亭刻洛水集序

內翰祠規序

脩理內翰祠帖文

萬松山禁革樵採侵害帖文

程洛水先生集後附錄

制詔狀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議大夫制

勅奉壽卮於長樂，方深追慕之悲。通禁籍於甘泉，尚共榮懷之慶。有嘉宿德，何愛崇階。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學邃而識融，履純而養厚。濟時絃議，五英六莖之龢。華國高文，四璉八簋之古。自玉堂之引去，每宣室之興思。胡扼

虎關尚間駒谷復非遽復已萌於碩果之餘睽不
終睽必合於遇雨之後首進班於穹閣仍賦廩於
珍臺在爾初無慕爵之心惟朕蓋有懋官之典肆
加蕃錫庸侈殊私施戟方新寧鬱起家之望佩囊
惟舊毋忘存闕之忠可特授正議大夫餘如故

端平元年五月

日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奉大夫制

勅等六曹而上課嚴三歲之遷超四品而升秩重
八年之轉雖循彛典實著恩章敷文閣學士正議
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
邑九百戶程秘粹學淵深英規山立謀猷獻納備
殫日月之忠典冊鋪陳叶應風雲之會繇祠庭之
引興每魏闕之存心積閱既深陟明可後飛鴻自
適初何計於穿階鳴鶴相求肯尚遺於宿德可特
授正奉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封如故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賜程秘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勅程秘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恩命事具悉端明設職自後唐暨我國朝必以翰苑兼之不以他屬然熙寧中王素致爲臣而去非翰苑也而由是始帶職焉貴之也卿昔以華藻之文傑直亦有年久賦退居而不得謝怡然有終老之意朕甚高之來章荐至好遯是祈用倣故實以卿官職鑿坡則還以秘殿爲得當矧熙寧有謝事比焉曷爲予違尙登異積是嘗居其位者獨不知其

事乎合而言之何爲不受所辭宜不允

淳祐二年四月

日

程洺水先生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

狀

公諱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曹出重黎休父與
嬰卓見經傳至晉元譚持節渡江守新安有功於
民詔賜田宅於歙遂家焉有靈洗忠義自奮侑食
武帝繼是蟬聯代有顯人爲新安著姓曾祖諱自
誠里中稱長者妣吳氏祖諱會亨強記博識書法

狀

附錄

四

逼長蘇公、妣姚氏、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
宣奉大夫、妣黃氏、繼黃氏、俱贈淑人、宣奉公少以
文學稱、蜚聲庠序、公兒齒頴悟、稍長、卓犖有大志、
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
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
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曰、張公拭呂公祖謙、人正學
醇、不壽不大、天也、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
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
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遭

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
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
對者相望、邑之黠額重、權禁嚴、有種秫者、官必履
畝而籍、民以爲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
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籍甚、
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
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
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
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畱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

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樞密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幙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盛暑不釋疫厲大作公言虜未至何自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卽釋之歸去者驩聲雷動居者炷香于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宣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虜騎入寇傳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

令還本里勇敢願爲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鏹爲市烙以火印俟寇退明春結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交薦幾三十疏

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
時旱公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虜今
及吾邊春旣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
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
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
夕哉臣願 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
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
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
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

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蓋轉移其
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尋輪
當陞對上言曰臣聞規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
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
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
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
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
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
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

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顏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脩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禋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陛對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

而不窮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己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

萬世而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嘿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由五胡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紆，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

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修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接，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人，幼則豨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眎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

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旣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如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疋

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有龍敗，朝廷以丘密代之，臣從丘密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

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畱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密，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臥不知，倉皇授甲，一鼓大潰。又犯謀候不明之忌也。丘岳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鑿也。覆而不鑿，則又

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者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陛下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

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預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誥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

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昇節鄉部時以爲榮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獄讞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况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疎樸旣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

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隨至剖決，靡有遁情。逮建臺以激濁揚清，爲已任一道聳然。公帑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廩，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

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銓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雖軋以權勢，亦不爲動。但應之曰：此銓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禮闈，得人爲盛。撤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獎。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卽位。十月除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貴乎

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於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學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

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舊疆浸復，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陛下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

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涉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見以爲富、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與宋無極、玉音稱善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故、經筵進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自天寶以後、元宗恃天下之富盛、不復畱意於治、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宗付

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狎任小人、舉國以聽、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但問其所任得人與否爾、上曰、所陳極是、又問太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經、陳紀以來、至於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非昏闇之時、卽弱削之時、非弱削之時、卽危亾之時、然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

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天顏大喜，以爲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真宗之銳意文墨，亦在澶淵却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陛下進。上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尚書。

以身兼二制，力辭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又因進讀，太宗謂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攷淳化間，乃天下極盛之時，而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然是時三百餘州也。南渡以後二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國用未裕，取之以此數，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時取

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爲然。時因霖雨。公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寇盜。皆所當慮。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陛下恐懼警省。側身脩行。固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玩咸而虛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慾。以至法堯之求賢。而吁於用。舜之達聰。而深於惡讒。法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久長。而其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

司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而不可焉。易歉爲豐。化菑爲祥。特反掌爾。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耶。且昏墊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儼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

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曰：踰月住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進讀，公偶爲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湯液，賜薑粥，天使絡繹拊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伸

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於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仍答詔不允，公遂龜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與千里相安。於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參政真公德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來無此賢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諸臺以言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澤，皆奔爲丘墟。

駸駸迫汀邵城治，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節制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城守爲辭。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選精悍者，仍剗翼虎飛熊二軍，招刺強勇三千人，擇土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紓二郡之急。且用間諜離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聞，大酋二十納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爲然。公念間從中起，何以底績，於是屢上祠請，且

薦陳公辯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逃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疇依乎？公還故山，日相羊于泉石，手不釋卷，每以未老得閒爲樂。四年二月，時李之孝在諫坡，以公守建。日嘗有私謁，公弗從。遂妄讒毀去職，與祠公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綱，厲精庶政。之孝貶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上免牘，答詔不久，詔詞有曰：屬躬攬於政權，尤

狀

附錄

十九

匪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罄忱恂，茲注想於典刑，肆亟放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設施之蘊，何以告我。尚有資啟沃之忠，蓋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廡如故。六月除知福州。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不允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爲懼，故頻

歲以來，納祿之疏，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強卿一來，姑畀祠廡。茲又抗牘祈遂，謝事甚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爲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掛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游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載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答詔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覺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却醫，起居飲食對客笑。

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袞，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脩，則吾雖亾猶生，爾無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少師，與致仕，遺表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天喪斯文之嘆。有洛水先生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藏于家。公生平以成就人才爲己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叅政機，班法從，居臺

諫，皆爲當世名臣。惟冲澹無聲色奉，每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閭里貧不克振，周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歛以時服，衣裳之外，他無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益，適爲累爾。爾曹識之。淑人之歛，黃白錙銖不內。諸匱，公娶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於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靜端莊，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實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

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兩浙轉
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沒若愚宣義郎前
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載蚤亾其屋承奉郎
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
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
一月三十日壬申窆公於休寧縣和睦鄉萬松山
之原遵治命也蓋嘗論賢哲之生氣稟必異故見
諸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決非世俗所企及
惟公天稟清高離倫絕類已見於齟齬賦水時其

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皈敬競欲締
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爲模範於
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
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
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義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
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
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
此近世所罕見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邑餘
杭時公爲禮部尙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爲門下

士歲在乙未孟冬、午扶護先大夫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爲存沒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書來曰、先公生平出處相知深、相與厚、莫若子、敢以行實一編丐定、次將告諸大史氏、以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遑辭、謹具如右謹狀、

淳祐三年十月 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門生歛呂午拜書

程洛水先生墓誌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公墓誌

孤子若愚泣血拜述

先君諱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曾祖諱自誠、祖諱會亨、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先君生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午時、紹熙四年、擢士第、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秩垂滿、丁外艱、嘉定紀元服除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開禧紀

元正月服闋陞從政郎二年六月辟充江淮宣撫使司準備差遣八月陞幹辦公事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班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三年五月米餽賞轉奉議郎六年二月磨勘轉承議郎七年二月以政績上聞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六月除樞密院編脩官九年二月磨勘轉朝奉郎四月兼權右司郎官十二月除秘書丞兼職如舊先君以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

補外遂復舊職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十月除浙江提舉十一月茶鹽賞轉朝散郎十三年五月磨勘轉朝請郎十月除秘書丞兼權右司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舊五月秘書省進書轉朝奉大夫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舊是月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舊閏十二月經筵徹章轉朝散大夫十五年三月璽恩轉朝請大夫四月捧寶賞

轉朝議大夫九月除權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是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十六年正月勘知禮部貢舉十七年三月茶鹽賞轉中大夫磨差轉太中大夫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仍兼領之九月登極恩轉通議大夫是月除兼侍讀尋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舊明禋恩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寶慶元年九月除試禮部尚書陞兼國史實錄院脩撰翰苑經筵兼領如舊二年正月再差知禮部

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三年九月經筵徹章轉通奉大夫十二月郊需進封開國子食邑六百戶紹定紀元正月以伯兄之戚抗疏丐祠答詔挽留甚力疏凡五上情詞益篤四月上不獲已始畀俞音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二年汀邵寇張十一月除福建路招捕使節制軍馬先君威信兼用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憾忌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威信不以爲然先君念間從中起於是累

疏丐休三月以煥章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二月朔明禋恩封進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端平紀元除敷文閣學士奉祠如舊五月東朝慶壽恩轉正議大夫七月磨勘轉正奉大夫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皆辭不赴是年明禋恩進封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奉祠如舊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先君倦於一出上免牘者至再乃以寶學奉祠四年四月明禋恩食邑一千五百戶

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如舊先君頻歲以來告老之章無累十數上眷優隆答詔屢不允二年抗章愈切期得請而後已四月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命下之日喜形于色曰吾幸遂掛冠庶無媿於知止之義矣日以登臨爲樂康健如平時季夏十有三日倏以微恙薨于正寢嗚呼痛哉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與致仕遺表恩澤先妣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魯國公諱淮之長孫女先一歲卒寔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子

三人若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
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塲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
宣義郎饒州德興縣丞孫四人其載蚤亾其屋承
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
銓曾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若愚忍死以
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柩窆于和睦鄉百萬松山
之原遵治命也先君夙穎天成不煩雕琢十歲詠
冰已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
迨弱冠於書無不讀研窮義理洞徹精微千古治

亂歷歷舌端發而爲文出自機杼蚤由鄉薦旅試
南宮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一見先君之文曰天
下奇才也擢之以魁多士中有儉人擯斥道學疑
先君嘗遊於其門私意置第二公論扼腕隨牒推
移手不釋卷履行端方挺然特立道德詞章獨步
當時由是受封兩朝獻忠論思奏疏忠確言不苟
合論利害不盡不止司內外制者八年凡片言隻
字之出學者爭先覩之以爲模範癸未丙戌連知
貢舉南渡以來所未之有畱情攷校夜分不寐撤

棘入謝玉音嘉獎有曰卿典舉甚勞中外皆稱得士爲國得人可立太平之基他日用之不竭又爲國家無窮之用皆卿之力至若經幃進講密啟上前尤爲剴切玉音褒諭非一或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或曰住講餘月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生平處性冲澹自奉薄甚由建寧來歸家食十有三載相羊泉石惟以典籍自娛待人接物溫乎其和急義樂善終始蓋一徹也薨之日鄉閭哭者交道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先君

推世繫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學者尊稱之曰洺水先生有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行于世痛惟先君嘉言善行未易殫紀茲薄窆期姑叙梗槩納諸幽宮詳則太史書之

程洛水先生傳

縣志傳

篁墩程敏政

程秘字懷古，汭川人。十歲吐詞有奇語。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趙公典春官，見其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第二。授臨安府昌化簿，應博學宏詞科，除建康府教授。開禧初，樞密丘崇宣撫江淮，辟充幹辦，改知富陽。代者以邑之豪猾名字授秘，秘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靡有一人造庭者。用

傳

附錄

二十九

薦除宗正簿，因早上言：比年以來災變不一，願陛下剛健光輝，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輪對復上言：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強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以爲他日之用，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惟陛下重圖之，寧宗嘉納，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右司郎官，上言：女真爲韃靼所乘，蓋一髮千

鈞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患生盤紉，夫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可不重勤聖慮哉！丙寅出師，一敗塗地，蓋犯招兵不擇，兵屯不分，軍勢不壯，謀候不明之忌，惟陛下申詔諸將，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斟酌行之，不及今無事之時，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得有詞矣，遷秘書丞，屢求外補，上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丁內艱，服闋，除浙西提舉，以治最聞，除秘書省著作郎，繼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

編脩官、權中書舍人、尋守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理宗初，兼侍讀。上言：人主之學在乎力行而已。三代以來，人君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雖有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亦何取於學哉！上稱善。嘗留意筆札，秘言太宗留心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真宗銳情文墨，亦在澶困却敵之餘。上爲悚然。寶慶初，除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二年，權吏部尚書，尋除翰林學士。詔定改元，以疾乞補外，除知建

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寇作，七閩繹騷，秘選禁卒精悍者，朔狻虎、飛熊二軍，招刺強虜三千人，用間謀離其徒黨。捷奏日聞，有忌之者間從中起。秘乃乞祠，薦陳韓自代。以煥章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迎謂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奈何！未幾，以李之孝言落職。與祠。端平初，復學士祠祿。嘉熙初，元除知寧國府。二年，除知贛州。三年，除福州安撫使。三命皆固辭不拜。淳祐初，加龍圖閣學士。懇乞納祿，除端明殿學

士致仕淳祐二年卒年七十九歷官宣奉大夫封新安郡開國侯遺表聞贈特進少師秘以詞章稱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十卷長子若愚歷官知辰州遷浙東帥府參議次子若水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塲計置物料官

郡志傳

杏庭洪焱祖

程端明秘字懷古休寧人都使灑十五世孫甫十歲詠水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識者奇之舅氏黃寺丞何察秘非常兒挾以自隨以平生所得二吳俯傲之學及有聞於程大昌者盡以授之由鄉薦試南宮魁多士登紹熙四年進士第知富陽縣除宗正簿權右司郎官遷秘書丞屢求外補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除秘書省著作郎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權中書

舍人、知禮部貢舉、尋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寶慶改元、除禮部尚書、翰苑經筵、兼領如故、二年、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紹定改元、乞祠補外、除知建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寇作、秘威信兼用、平定有期、有忌其成功者、間從中起、於是累疏丐休、端平初、奉祠祿、淳祐改元、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年七十九、秘以詞章稱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子若愚、知辰州、從子若顏、若疇、皆以

科第顯、孫其垕、知容州、其仁、知武康縣、

一統志傳

文達公李賢

程端明、秘、休寧人、紹熙中進士、授昌化主簿、累官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立朝剛正、風裁凜然、進封新安郡侯、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秘居家常平糶、以濟人、凡有利於衆者、必盡心焉、所著有洺水集、

記

休寧縣脩學記

秋崖方岳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井田而爲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隣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於同井之田入則相友於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壞學校

上之羸糧外遊者無方

記

附錄

三十四

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帥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舍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滴，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爾，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滓然第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

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頽有泚，歲時舍菜，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翰程公之歸里也，一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歟。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於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岳，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於其常，蠻貊得之於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脩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畎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

道途而顏冉，吳必曰稽度數訓詁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於學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秘，字懷古，先皇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嘉熙五年庚子 月 日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通直郎知休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弓兵軍
正趙師嵒撰

藝祖皇帝膺天景命治啟文明列聖守之代有哲
人維持之徽輔郡海寧壯縣人物膚碩師嵒所聞
稔矣淳祐癸卯秋承乏此來首謁學宮攝齋禮殿
巍巍堂堂懍然加敬問孰爲之則曰特進端明程
公也師嵒竊謂夫子之道若揭日月固無所待而
尊然肩仞弗嚴觀瞻曷竦公當代重望厭直承明

以斯道爲已任，故於桑梓之鄉，昭示宏撫。如此使端拜其庭者，仰而視，俯而思，推以福斯民，壽國脉。其功用遠且大矣。昔畏壘之化民，猶社而稷之載。稽先達待制凌公，以節尚書金公，以德尚書陳公，以有功校官，故通得祀。矧禮殿崇成，增輝疇曩。是道亾窮，則是殿亾窮。是殿亾窮，則公之祀當與之亾窮也。師窘才不，類於學道愛人之訓，猶有志焉。涖事三月，割俸入佐東序，工役費餘有待也。每瞻公祠，歛衽感心，爰加脩飭，以嚴祀事。公諱秘，字懷

古，洛水其自號也。爵秩功業，具在國史。初，公草殿記，以列功緒，俟訖役，刻之。亾何公薨，明年公之子宣義郎前知饒州德興縣丞若愚孫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其屋篤紹先志，悉力畢事，貽書于學，摹之堅珉，且日記出絕筆，其敢一字改，宜有續志，以著厥詳。因訪顛末，知其族子若沔，其弼嘗有裏言，以嫌弗書。學職程恒吳必大，程寶汪開汪孫余逢原夏之時，曹應酉吳季用查雷奮吳駙吳大成吳紹祖朱中吳大經程鱗韓光魏吳墉吳惟志

江岳金準吳園汪洪相與翼成之卽記所謂程雷震等五十人者記大居正書法也續志欲詳屋德也用班氏凡例不一書抑以成善述之美也

淳祐四年甲辰五月 日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兩京國子監祭酒蜀人周洪謨謨

賜進士出身巡按南直隸文林郎監察御史蘭亭司馬聖書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郡人康永韶篆

南畿諸郡縣學皆有鄉賢祠惟休寧缺成化壬寅秋縣尹歐陽旦承巡按御史婁君檄文創設祠宇

記

附錄

三十九

以祀歷代之有德善者。既畢工，乃寓書於予，求爲之記。所祀凡二十人，謹按唐宋元史及郡縣志以述其德。善梗槩：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程公澧，英敏強毅，保障州里；宋龍圖閣待制查公道，孝事父母，仁及宗族；尚書屯田郎中曹公矩，孝感芝生，詔旌宅里；龍圖閣待制贈少師洪公中孚，秉身剛正，不畏強禦；敷文閣學士贈少保金忠肅公安節，孝友忠直，全名高節；南京留守贈徽猷閣待制凌公唐佐，捐軀爲國，忠節凜然；吏部尚書贈少

師程文簡公大昌，好學博古，政績顯著；柳塘先生汪公莘，履行素高，遜世不怨；廣南西路安撫吳文肅公倣，志氣軒特，忠義果斷；同知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程正惠公卓，守郡有德，民爲立祠；工部侍郎贈宣奉大夫朱公晞顏，至性友愛，仕多惠政；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程公珌，才華無敵，治最有聞；勿齋先生程公若庸，累主師席，克成士類；元定宇先生陳公櫟，發明理學，有功朱氏；道川先生倪公士毅，潛心求道，訓釋格言；建德路判官兼義兵

萬戶吳公訥，負才倜儻，迭有戰功。國朝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定侯程忠
愍公國勝，累破羣賊，爲國死難。東山先生趙公汾，
沉潛理學，講明聖經，翰林侍講學士朱公升、啓迪
後進，贊襄聖謨，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程襄毅
公信，操履剛方，材能茂著，是諸君子出處雖不同，
而或篤孝友，或竭忠盡，或慎操履，或建功業，或迪
後學，或澤黎庶，是宜後人仰慕而崇奉之也。雖然，
仰慕而崇奉之者，固見其賢賢之良心，孰若師其

人乎？苟師其人，是效是則，將見可以繼前休而並
垂耀矣。使徒祠之而不能師焉，則雖日陳籩簋亦
何所益哉。因併書此，以俟後之君子。都知兵馬使
程公灃，汭口

始祖洺水公秘，其十五世
孫勿齋先生十六世孫

大明成化二十年甲辰五月既望立石

1484

啓

賀程內翰冬啓

誠齋楊萬里

雲低魯觀，紀華袞一字之書，日麗魏宮，詠刺綉五
文之句，瑟彼質瓚，蔚乎府庭，恭惟 政隨日新，身
法天運，名章俊語，爭珠星璧月之光，義氣仁風，回
冰谷雪山之暖，聊復折梅於東閣，卽看鳴玉於紫
宸，萬里爭席，漁樵遨身江海，華裾織翠，自憐賀客
之莫隨，凍硯流澌，更媿塵賤之不琢

賀程內翰知郡啓

西山真德秀

啓

附錄

四三

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市、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福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模、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茵之禍、亦蒙吹律之春、德秀適以扃門、莫繇賀厦、飲屠蘇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序

贈梅亭刻洛水集序

徽程氏本忠壯公後、自予王父繇徽徙郢、徙洪、余叔父徙肝、粵若稽古譜牒、則徽程氏也、余幼逮聞王父言、初竭來郢時、吾家洛水事寧宗爲翰林學士院、移文郢州曰、是程內翰戶、以故家郢、若干歲無力役之征、前輩不挾貴、長敦族誼、類如此、長讀書臨汝、侍洛水猶子徽庵先生、道洛水尤詳、蓋予家古多奇士、近世能以文字行天下者、薦紳曰洛

水韋布曰徽庵然洛水宗歐蘇而其學長於文章
徽庵宗程朱而其學源於性理二人自不能以相
一徽庵句辨字義眼及文章事讀寧宗遺詔邵州
防禦使某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則又亟稱
所爲文不在漢制下余雖不逮事洛水而見徽庵
之尊其文知洛水他日必尊徽庵之性理無疑也
然徽庵太極圖所說近思錄字訓講義等作余諸
父暨余槩童而習之獨洛水文集不多見徽庵每
教余作大文字盍歸求之洛水及余索餘藁徽庵

亦茫然無從得歎曰旣縷而幽之矣時口授數十
首余把筆識之終宋季不及其全至元十有五年
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腸枯血指瑟縮不敢書余
徐悟徽庵疇昔令予學洛水類前知者一日盡得
洛水集若干卷讀之渾厚悠長明白正大蓋其曾
孫景山收拾殘文斷墨於名山大川摹刻與天下
士共之有日矣今年春坐行御史府有通州教授
程君入謁問其鄉曰新安問氏族曰內翰曾孫嘗
編註文集者嗚呼余違臨汝十年而始得見洛水

之曾孫使來見也無所挾余猶將張之况文與理
不失其世守年少而志銳惜乎余於洛水無能爲
役而其言不足見信於世也爲書平日所覩聞於
先祖於徽庵叔祖者以勉之

至元二十八年龍集辛卯七月望日族人集賢學
士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文海敬書

